

中短篇小说集

绿 集 成 丛

解俊山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短篇小说集

绿叶成丝

解俊山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绿叶成丝 / 解俊山著. -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
2008. 12

(诗刊文库. 第2辑)

ISBN 978 - 7 - 80171 - 879 - 2

I. 绿… II. 解… III. 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9921 号

书 名	诗刊文库
责任编辑	沈 动
装帧设计	鸿艺工作室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:100009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京东印刷厂
开 本	850mm × 1168mm 1/32
字 数	1200 千字
印 张	80
版 次	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80.00 元(全 10 册)

序 言

我的黍子地

解俊山

我曾经种过6年庄稼，收获的粮食早就吃完了，种庄稼的体会却始终陪伴着我。

在我所熟悉的庄稼之中，顶数菜黍子产量最低，亩产不过百余斤。所谓菜黍子，就是收割之后，空闲下来的土地可以种白菜，节气大约在二伏。在所有的庄稼之中，菜黍子成熟最早，粮食的甜香，招引得大群飞鸟来觅食，所以收获前必须有人看守。我就曾经拿着火枪专职哄鸟儿。菜黍子去壳便是大黄米，包粽子、做粘米饭，香甜无比。因为它产量太低，种植的又少，所以每年只有山村人能吃上一点点，城里人根本见不到。

我写小说，就象种菜黍子，产量很低，许多精力都用在“种菜”上了——创作其它形式的作品。

文友都说我是写小说的，其实写的很少，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，就偏重散文、报告文学和电视剧本的写作了。迄今为止，仅编辑出版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。

我的第一部小说集《爱的深渊》，主要是追忆和反思“改革开放”前的生活，表达困境中人们的种种爱意，会爱的幸福多于痛苦，否则就反之。我希望人们都是爱的智者，让广义的爱如同盛开的鲜花铺满人生旅途，增强人们的生活信心。不敢说写的漂亮，却肯定是真情实感。

本书《绿叶成丝》是我的第二部小说集。书名选用了本书第

一个短篇的题目，因为《绿叶成丝》不仅符合本书的主题，而且是我在省级刊物发表的第一个短篇，并且先后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、云南人民出版社收入农村题材小说集《喜悦》中，多少还有一些影响。

虽然《绿叶成丝》等几个短篇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，但绝大多数创作于90年代之后，是作者面对新时期生活的发现与思考。迅疾变化的生活，商品经济的大潮，人们的躁动和追求，传统道德的缺失和新观念的建立，让作者应接不暇，有迷惘，也有欣喜。因此，这部小说集的内容和思想，与第一部小说集相比，有很大差异。

此次将《绿叶成丝》等17篇散见报刊的作品结集出版，标志着“我的黍子地”收割完毕，并且磨出“大黄米”，供读者品尝。我不敢奢望我的小说象大黄米那么“香甜”，但一定是我亲手种植出的“菜黍子”。

在《绿叶成丝》小说集的结集过程中，我不断在思考：如果我再写小说，是不是还像种庄稼那样，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？是否应该将“黍子地”改良为高产田？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够将未曾经历的生活演绎真切的同行，他们善于到“山上采集荆条”，然后大量地“编筐织篓”，创作周期相对就短一些，产量自然也高的多。也许，这更接近创作的本意。

目 录

序 言

- 一、绿叶成丝····· 1
- 二、千里行····· 9
- 三、车马之间····· 21
- 四、他的自画像····· 26
- 五、生活的轨道····· 37
- 六、藤枣····· 49
- 七、笨人奇遇····· 61
- 八、电视迷····· 64
- 九、散落的葡萄珠儿····· 67
- 十、女神····· 71
- 十一、福兮祸所伏····· 78
- 十二、塌方····· 90
- 十三、怕斯····· 103
- 十四、大海的呼唤····· 111
- 十五、黄金缉私队····· 123
- 十六、力不从心····· 157
- 十七、一世英名····· 200

绿叶成丝

山宝总喜欢往蚕房里跑，这件事招得庄里人议论纷纷。有人说，山宝的心里牵着队里的桑蚕；也有人认为，小伙子爱到姑娘多的地方去绕哄，那是求偶心切的表现。

分管放蚕的女队长肖素芳赞成后一种说法，她不仅常象轰鸡一样把山宝赶出蚕房，而且还不断给助手小兰“泼冷水”。

“我最看不上山宝！不论干啥活儿，腰里总是掖个小算盘。太滑了！”

小兰假作与己不相干，并不拾话茬。后来被肖素芳说得心烦，这才搜罗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堵住她的嘴：“大嫂，你可能忘了，王生大哥结婚前，也是够滑的。那年在山上放柞蚕，他天天睡大觉，满山的蚕让虫鸟吃落了架，放了一季子，才卖六毛八。现在他变好啦，还当了公社的蚕业技术员。那阵你为啥能温温柔柔地感化他？如今见别人有点不顺眼，就说带刺儿的话。难怪有的书里说，‘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，出了嫁，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’……”说着，小兰自己先忍不住笑了。

“你呀！狗咬吕洞宾一不识好歹人。再说，你大哥跟山宝一样吗？他那回是跟白吃饱儿们赌气，办了傻事。山宝呢，在搞‘四化’的时候，还不好好干！你个死丫头，甬鬼迷心窍，有你后悔的时候……”肖素芳戳着小兰的脑门说。小兰见她真动了气，就快活地大笑起来。肖素芳说：“你甬笑，不信就走着瞧！”

正巧，在桑蚕吃大膘时，桑园里的桑叶不够了，为了保证蚕茧丰收，队里决定拨几个男劳力，协助放蚕组到深山里去采山桑叶。人们都说这活儿很难干，山宝却主动要求干。

肖素芳自然反对让他去采桑，因为干这种活儿没法搞包工定额：山场广阔，而山桑树又是野生的，零落分散，哪儿有，谁心里也没数。为此，队里规定给采桑人记日工。让滑头干这种活儿，不是放他的假吗？

可是，小兰竟在队委会上公开为山宝说好话：“天还有阴有晴呢，人就没变化？再说，他放过羊，护过林，对山场熟悉，采桑比较合适……”为这事，肖素芳的脸象阴沉了的天，两日没开晴。

山宝显得很争气，他每天都比别人采的桑叶多。这天傍晚，多数人只采回少半筐桑叶，有的人还空筐而归，山宝却仍旧背回多半筐桑叶。有人问他，为啥总能采这么多，他扬起脸，说：“我又不是神仙，只好多跑点道呗！”

众人敬佩地点点头，小兰在一旁甜甜地笑了，她趁机对肖素芳说：“大嫂，明天你在家照看蚕房吧，我去山里采叶子。”素芳正在倒桑叶，看看身旁的山宝，故意拖着长声说：“换吧，我早就知道你想去山里透透空气了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小兰低头给蚕铺着桑叶。忽然，她抬头看着肖素芳笑了。肖素芳警惕起来：“笑啥？又想打我的坏主意。”小兰说：“快有人管你了。明天，王生大哥回咱队检查桑蚕情况。”“你胡诌呢！”肖素芳嘴上反驳，眼睛却不住地打量小兰。“我可是正式传达。”小兰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大队会计来通知，明儿中午公

社召开广播会，让咱们把生产安排好，中午早些收工。他顺便说了大哥回来的事儿。”肖素芳问：“啥会？”小兰眨眨眼，说：“等人回来，你不就知道了？问我有啥用？”肖素芳脸上飞起一层红晕，说了声：“我没工夫跟你耍贫嘴。”转身走开了。小兰笑了一阵，这才凑到山宝身边，悄悄说：“哎，明天一起进山吧？”

“啊！”山宝睁大眼睛看着小兰，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平时，他只要能在小兰身边绕绕，相视一笑，或少许的几句言语，就会感到生活的充实。然而做到这些是多么不易呀！处处有监视的眼睛，挂着冷笑，带着轻蔑，特别是肖素芳和其他几位大嫂，还经常公开地把他推出蚕房。为此，小兰也不敢对他过份亲热了。今天，小兰竟提出明天和他一起进山，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呢？他们又可以象小时那样，手拉手在山间奔跑，肩并肩在鸟语花香的树丛中钻来钻去……这夜，山宝尝到了失眠的滋味。

天刚蒙蒙亮，山宝和小兰就在晨雾弥漫的北河边上会面了。第一天进山的小兰，担心采不到桑叶。山宝拍着胸脯，说：“有我呢，管保你轻闲自在地把桑叶采够。”于是，欢乐的情绪马上象晨雾一样笼罩了这对年轻人。

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们随着亮翅的小鸟，飞进了一条非常偏远，然而草木却异常繁茂的山沟。沟底有清亮的溪水，两旁是没膝的蒿草，东西两坡尽是成片的山杏树和齐刷刷的榛子棵，山梁上有墨绿色的松树林，林边的草丛里开放着五光十色的花朵。

“这儿真好，我头回来。”小兰拍着手说。

“别说你，男的都很少到这来过。”山宝很得意，“我小时候放羊，常到这儿来摘榛子，找桑葚儿吃。尤其是桑葚儿，哎呀，可甜啦！我怕红桑葚把嘴唇染紫了，都是捡白的吃……”他涎水欲流，忙吸口气，用手捂住嘴。

小兰含笑四望，眼里放射着喜悦的光。

忽然，她叫起来：“二哥，你看！这儿有人来过了。”山宝朝溪边的几棵没了叶的山桑树看看，笑了，“那是我前天采的。”走

到一个山嘴旁，他又指着几棵没叶的桑树，用炫耀的口气说，“这是昨天捋的。”小兰眨眨眼，问：“你为啥不一次采完，还分两天？”山宝笑了笑，一摆手，说：“跟我走吧！还有好的呢。”他不管小兰如何用惊异的目光看他，只顾拨开越来越密的树棵，朝沟里钻去。小兰跟着他走过一段又陡又窄的小道，登上一块巨大的山石。山宝眉飞色舞地朝沟脑努努嘴，正要大发议论，小兰的眼睛一亮，猛地推开山宝，兴奋地朝沟脑几块楼梯似的荒地跑去。

荒地上长着一片绿森森的小桑树。翠绿的叶子水灵而又肥实，叶子下缀着紫红色的桑葚儿。山宝在地棱边追上了小兰，问：“咋样？好不好？”小兰笑着点点头，侧身靠在两棵并根长出的桑树干上，顺势从眼前的枝条上咬下一粒桑葚儿喜滋滋地说：“真没想到……”

山宝不再理会这些，他开始细心地清点桑树的棵数，反复丈量着，琢磨着，最后用脚在桑树中间划个印儿。无奈地上全是草，不好看清。他眼珠一转，把自己的花筐放在这条印儿上，这才拍拍手，满意地笑了。小兰瞥了他一眼，笑着问：“二哥，你干啥呢？快来摘吧！”说着，她安排好自己的花筐，摘起叶来。她那双灵巧的手在桑枝间飞快地闪动着，桑叶象绿水一样涌进挎篮里。

山宝背着手走到她附近，薄薄的嘴唇上带着笑：“你忙啥？离晌午还远呢。呆会儿吧。”小兰拽开遮住脸的枝条，活泼地捏着几粒红桑葚儿，说：“你先歇歇，我摘点这个慰劳你。”山宝心里一热，呆不住了。

年轻人干活儿，不象老年人那样沉稳持久，他们充满了青春的活力，说干，便象旋风那样在桑树间刮开了。他们的脸闪着兴奋的红光，嘴唇由于桑葚儿甜汁的沾染，也变得微微发红。

采了一阵儿，山宝的速度慢下来，不时地望着沟脑出神儿。小兰用长而柔软的枝条碰碰他的脸，含笑说“你快点采。要是等我帮忙，可寒碜！”山宝往后一闪，被印儿上的花筐绊了个仰面朝天。小兰咯咯笑着跑向另一棵树。山宝往身下一看，忙叫道：

“停 停！到站了。”他爬起来，把小兰拽回花筐跟前，说：“歇会儿，咱就往沟外溜达。”小兰看看自己的多半筐桑叶，又朝地棱东边的桑树扫了一眼，诧异地问：“咋到站了？还有那么多树哪！”山宝好象没听见她的问话，拍拍屁股上的草末，耸着浓黑的眉毛，说：“咱去掏鸟儿吗？沟脑大松树上有窝鹊雀。”小兰摇摇头：“不！采叶吧，争取午前把这些树采完。蚕吃叶正是要紧的当口，弄好了能多收几筐蚕茧……”山宝有些扫兴，嘟哝道：“哼，我要象你这样干，这条沟早就没桑叶了。”他用手擦一把筐里的桑叶，冲小兰狡黠地眨眨眼，“这足能比上别人了。剩下的树，咱午后再来采。”

小兰吃惊地看着山宝，猛然想起了沟外的两处桑树和肖素芳对山宝的看法，神色有些异样了：“你，你真……”

“我真滑，是吧？可是我从来不比别人少干，只不过没使出全身的劲儿。”山宝眼睛向上一翻，脸上显出冷漠的神气。

“哼！没出息。”小兰垂下眼皮，生气了。

“啥？”山宝的脸唰地红了，小兰的评价使他感到震动，紧张，“我咋没出息？”

其实，小兰说出山宝没出息，自己的心也颤动了。她大睁眼睛，看着满脸通红的山宝。说起来，在山村的青年人中，不论活计、知识和长相，山宝算得上是头排人物。难道仅仅因为这件事就说那么重？过份了吧？她有些后悔。但是，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还是支配着她。小兰拨弄着篮子里的桑叶，做出很不高兴的样子。

“能说有出息吗？蚕从壳里钻出来，就成日价抱着叶子吃呀，嚼啊，由蚂蚁那么大，到手指这么粗，除了眠几回，从来没停歇过，最后把这些绿叶子变成白亮亮的丝吐出来。咱们人活着更不该懒懒散散了。老祖宗要不辛勤劳动，恐怕今天不是这样子。咱们这辈人要是晃当下去，靠啥实现‘四化’呀！”

“我跟蚕能比吗？有人给它摘叶，给它除虫。蚕房里连个苍

蝇都不让飞进去，怕它们祸害蚕。咱们人可倒好，净出祸害精，也没人管。这些年哪……”山宝用数快板的节奏念道，“大干部搂，小干部偷，社员只好耍滑头。我满肚子是气，哪儿来的丝！”

小兰连连摇头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这是前几年的顺口溜，早过时了……”

“过时？没这么简单！”山宝冷冷地笑了。他用手朝山外指着，忿忿地说，“前几年，那些‘箠子’干部们多吃多占，盖瓦房套大院，儿子进工厂，闺女上大学，好处早搂到手啦！如今人家毫毛不伤，还是官儿。说不定啥时得手，还免不了狠搂一把。这样的人当干部，谁干活有心诚！”

小兰一时语塞，极力搜索着能使山宝消气的话：“不管咋说，现在也是在变化。你没听人们说，省长参加欢送会自己掏钱，专员不收礼品，县委……”

“瞎，那是传说，你心眼太实了！”

小兰的脸色慢慢变白。她用恳求的声音说：“二哥，你可别这么想，庄里人说你滑头，我都跟着脸红。”山宝背转身，梗着脖子，说：“我是宁做滑头，也不当冤大头！”

两个人话赶话，越说越僵。小兰眼里转开了泪花。忽然，她把自己的半筐桑叶猛地扣在山宝的筐里：“都给你，留着多干两天吧！”说完，拨头朝西梁上攀去。

山宝惊呆了。他望着小兰那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心里闷闷地难受，不由得眼圈也红了。他环顾四周，山山岭岭那样寂静，风不吹，树不摇。天空亮得苍白，树叶绿得冷漠，那五光十色的花朵也变得故作姿态。山宝叹口气，直挺挺地躺倒在荒地上，心中感叹道：“唉！人还不如桑蚕舒心！”他闭上眼睛，双手堵住耳朵。外界的事情，他可以听不到，也看不见了，但是埋藏在心底的东西却不能立刻消失。这使他很痛苦，鼻子一酸，泪水从紧闭的睛角钻出来，痒痒地挂在鬓边。大个儿的黑蚂蚁在他身上乱爬，他动也不动，恨不得马上变成一块石头，既受不到感情的挑逗，也

不再因为那些丑恶的人而激动恼怒。但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又有几滴泪水流出来。忽然，他感到泪水被一个肉乎乎的东西轻轻从眼角抹去。他吃惊地闪向一边，忙睁开眼。

“你……”原来是小兰垂首坐在身旁，额前贴着几缕汗湿的头发。山宝愣了一下，把脸转向沟外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小兰凑近他，轻声问：“二哥，你……还生气呢？”

“你回来干啥？”山宝没动

“我来招呼你。中午公社开广播会，怕你忘了。”小兰似乎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，声调变得很快活。

山宝心想：哼，女的就是这样！会找台阶着呢。但他还是觉得心里清爽了许多，身子一动，回过头来。他看着小兰那满脸兴奋的神色，忍不住问：“啥广播会？非中午开！”

“王生大哥今早从公社回来了，刚才我在梁西边看见他正采桑叶呢。他告诉我，社办厂的领导受处分了。他们借口出差，到杭州游山玩水，花了不少钱，再加上平时往家里搂，贪污了好几百块钱。今儿中午就是向全公社公布处理结果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！”

山宝沉思了。

小兰推推他的肩头，兴奋地说：“二哥，你说现在是不是变化了？公社开始砸那些篮子干部的篮子了，谁搂了集体的东西，谁就得挨砸，你信不？公社不知道的，咱就反映，准保管事！你光拿集体的活计撒气，不顶用！”

山宝看了小兰一眼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咱快走吧，别误了听广播会。”

“不忙！”山宝双手一撑地，噌地跳起身，脸红了一下，说，“小兰，你再帮帮我，把地棱东边的桑叶都采下来，行不？”

“那咋不行！”小兰拽着山宝一只手，也跳起来。这回，山宝使出了全身的招数，他采桑的速度竟比小兰快一倍。小兰深情

地瞟一眼飞手采桑的山宝，嗔怪地说：“你慢点不行！显能耐呢？”山宝停住手，有些不高兴。“我慢了，你嫌我慢；我快了，你又嫌我快。你净想着法挑我的毛病……”小兰噗哧笑了：“你慢，不是好慢，我怕你真成了人人耻笑的滑头；你快，又不是好快，我担心你累坏了身体。真不让人省心，你呀……”小兰脸一红，收住话头。山宝心里跟抹了蜜一样，想笑却笑不出来了……

由于要听广播会，蚕房附近的社员多起来。当他们看到山宝与小兰一前一后朝蚕房走来时，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。几天来，人们已经知道采桑的难处了，可是他俩却每人背回冒尖儿一花筐，山宝还挎着满满两篮子。人们一拥而上，忙接下他们的桑叶。小兰干活一贯如此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，而山宝这样舍得使真劲儿，实在叫众人又惊奇又高兴，围着他夸赞起来。若是平时，山宝就会借机吹嘘一通，今天因为山里的一场风波，就显得十分尴尬，红着脸答不上话来。肖素芳见他干得好，还谦虚，油然产生几分喜爱之情，也走过来凑热闹。她捅了山宝一下，开着玩笑：“你吃了啥药？变得这么快！”一句话，更使山宝难堪了。

这时，小兰站在蚕房里，见山宝如此受窘，心里很急。当她看到蚕架上的蚕都变得肥实而透亮了，忙朝外喊：“大嫂，快来看！蚕要吐丝了！”

人们这才让开山宝，朝蚕房拥来。

肖素芳眼珠一转，看了看山宝，朝屋里答道：“那好哇！吐丝了，才能缠住你！”

众人愣了下，轰地笑响了……

（原载《河北文学》一九八〇年第十期、转载于《小说月报》一九八一年第一期）

千里行

—

她笑着迎上去，带着一身苹果的香味儿。

拖拉机从南山咀的公路上开过来，慢慢停在村头上。车门“砰”地打开，跳下一位面容憨厚的小伙子。他的脸红扑扑的，眼睛里闪着笑的光。

姑娘紧抿着含笑的咀唇，朝小伙子投去深情的目光。

“红杏！”小伙子甩着大步奔过来。

她的眉毛很好看地挑了挑，高兴地说：“我真担心你们天黑前赶不回来，苹果都卖了？贵林哥。”

“嗯。”贵林含混地应了一声，伸手从怀里掏出个纸包，塞在红杏手中。

“啥？”她摸着暖烘烘的纸包，手心直出汗。

贵林笑着帮她打开纸包。

“呀！纱巾。”她把鲜红而又透明的纱巾往脖子上一披，羞怯地歪歪脑袋，小声说：“好

看？”

贵林使劲点点头。她扯下纱巾，捂在脸上。

“队长，啥时候装车？”远处，年青的拖拉机手朝这边尖着嗓门喊了一声。

“马上装！”贵林回转身，挥着粗大的手，“开到库里去吧！半夜咱就走。”

拖拉机颤动着朝庄里开去。红杏与贵林各踩着一条车轱辘印儿，并排跟在车后。

“贵林，苹果好卖吗？是零卖，还是一大份？”

“嗯。”贵林又含混地应了一声。

红杏翻了他一眼，盯着问：“买主是哪儿的人？干啥的？”

贵林吸了口有些湿冷的空气，仰脸看着阴沉的天空，皱着眉头说：“闹不好，大雪会封山。苹果不冻在家里就是好事……”说着，他陷入沉思之中，不时扳弄着手指头。两人沉默着走了一段路，他才侧脸问红杏：“库里还有三百多筐苹果吧？”红杏眨动着长长的眼睫毛，很准确地答道：“三百五十二筐，都是混等的，咋样？边山营的苹果多不？外地的采购员不少吧？”

“这你甭管！咱们紧装快跑，只要运出去，队里就能添几千元的现金收入。”贵林把两只大手往一起搓了搓，劲头很足地说：“让那些跑买卖的人看看，俺在家干庄稼活，也不少来钱！”

“我也这么想呢！趁着一阵乱哄，胆大心黑的偷鸡摸狗，贼奸溜滑的捣买倒卖，都有来钱道。难道老实巴脚的人只有等着受穷？我才不信呢！还是正道上来钱保险！”红杏说到这儿，微笑着朝贵林身边凑凑，小声问：“哎，到底咋卖的？说出来，让我也高兴高兴！”

“你就擎好吧！我当搂钱耙，你做盛钱匣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！”红杏脸色飞红，撅起了小嘴。

两人沉默了，又各自踩着一条车轱辘印儿，朝队里的仓库走去。当他们等着老保管开仓库的时候，红杏终于忍不住，又问：

“贵林哥，苹果到底是多少钱一斤卖的？”

“二角五。”贵林有些不高兴。“按咱们商量的价，少一分咱不卖，多一文也不取。你给我多少苹果，我交给你多少现款。咋？信不过？”

“谁让你不告诉我卖给谁了！”红杏有些恼火。

贵林眼看着一边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买的人可多了，我，我咋记得？”说完，脸涨红了。

红杏诧异地看着他，沉思起来……

二

鸡叫头遍时，天还很黑。贵林揉着发涩的双眼，走上了灌满寒风的街筒子，离着仓库还很远，他便听到了拖拉机的“突突”声。他看一眼东边阴黑的天空，立时振作起来。

仓库里，拖拉机手和老保管正在加固苹果包的帆布，见他走来，两人相视一笑，不约而同地说：“哈，我们以为你不去，换了别人呢！”

“哪儿的话！睡过站啦。”贵林拉开车门，冲拖拉机手说，“快走！争取今天多跑一趟！”说着，纵身跳上车。

“哎！慢点……”车楼的黑影里，有人用手推住他的后腰。

贵林一惊，发觉自己差点坐在红杏的大腿上。“你？也去？！年终结帐正忙啊！”

“多忙也不在乎这一天。”红杏坐着没动。

“你去干啥？”

“买纱巾。”

“不是……”

“谁要你的！不稀罕。”红杏把纱巾摔给贵林，不再言语。

“你，你……”贵林有些慌了手脚，半晌才叹了口气，朝拖拉机手瞪了一眼，赌气说：“走！”

寒冷的北风紧一阵，慢一阵地吹过山谷，阴沉的天空上唰唰